

台湾最强作者阵容浪漫小说一网打尽

主编：珠雅

锦绣
193
园

魅惑你的心

（魅惑人间系列）

凌玉

他引领她再次有机会寻回阔别已久的臭皮囊，
他也带着她一步步走向甜蜜的「反飞烟灭」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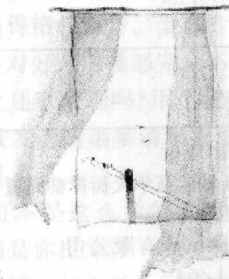




魅惑你的心

(魅惑人间系列)

凌玉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锦绣园/珠雅等著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6. 5

ISBN 7 - 204 - 07869 - 1

I. 锦... II. 珠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 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0835 号

策 划: 朝扬花雨

责任编辑: 吴日珊 朱莽烈

封面设计: 黄 浩

锦绣园 (第五辑)

主 编: 珠 雅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
电 话: 0471 - 4971950

印 刷: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64

印 张: 120 字数 336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 - 204 - 07869 - 1/I · 1626

定 价: 216.00 元(全 48 册)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
方法加以侵害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待。

【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】

1

“开什么玩笑!”

精美的雪印纸邀请函被撕成碎片，凌震廷愤怒的脸在白纸纷飞下显得额外铁青。坐在沙发上的穆翰禹处变不惊地喝口咖啡，对好友的暴怒完全不在意。

“这世上还有公理吗?用下流手段夺走了我凌家的传家古画，还敢发邀请函来请我去参加竞标!”凌震廷愤恨地朝翰禹吼道。

“人家可不是这么想的喔!”翰禹气定神闲地看着他，“那幅画是你祖父在一场赌局中输给陈堂鸿的，两方心甘情愿地赌博，怎么说是用下流手段呢?”

“他诈赌。”震廷咬牙切齿地说。

翰禹哼了一声，“都过了十五年了，事过境迁，谁能说得清楚那时的情形呢?反正你祖父把古画输给了陈堂鸿是事实。”要看到凌震廷失控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认识他多年，翰禹甚至不常看到他显露任何感情。

凌震廷是近几年来植物学领域中少见的年轻学者，以

中医为业的穆家，所有的草药供应全由凌震廷负责，身为长子的穆翰禹与凌震廷年龄相近，同样是少见的出色男子，在英雄惜英雄的心态下成为好友。凌震廷的稳重内敛不同于穆翰禹的风流倜傥，当穆翰禹忙着在女人堆中周旋时，凌震廷只会专心地照顾他的花花草草。虽然他的冷漠气质让女人们趋之若鹜，但凌震廷就像是他所培育的植物一样，总是不动声色。或许真如那些女人所说的，凌震廷是个标准的木头人，他心中能容下的只有植物。

总以为好友不太可能发脾气，但在今天，穆翰禹大开眼界了。

两人现在正在凌震廷植物研究中心的大楼中，凌震廷气得像是想咬人。

“我要是真的让那幅画落到别人的手中，我就该死到家了。不论花多少代价，古画一定要回到凌家。”震廷坚定地说，锐利的眼神中投射出令人畏惧的光芒。

凌家拥有那幅画已经有数百年了，早在明末清初时，凌家的祖先就将那幅画视为传家之宝。十五年前，祖父因为一场赌局，居然将古画输给陈堂鸿，成为凌家的最大耻辱。对凌震廷而言，夺回古画不仅是为了洗刷耻辱，更是因为他对那幅画有着一一种奇特的感情。

虽然他说不上来，但是坚信那种感情是存在的，“到底是什么样的古画，能让你们这些人争来夺去的？”翰禹问。

“苏东坡的真迹。”

魅惑你的心

love me | page 002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r.com

翰禹无声地吹着口哨，“哇！古物耶！可以送到故宫博物院去展览。”如果真的是苏东坡的真迹，那么凌震廷想要回那幅画可要付出相当的代价。

“那幅画是苏东坡被贬到苏州西湖期间所创作的，长久以来由凌家收藏。”震廷回忆着，想起一些长辈传下来的历史。对他而言，古画就是数百年来凌家的见证，旁人无法想象古画对他的意义。

翰禹想了一会儿，“有任何文献资料能证明古董真的是苏东坡所绘的吗？例如正史上的记载或是县志上有记录？”

震廷摇头。

“那你如何能确定那幅画是苏东坡的真迹？”

震廷微微一笑，“你会怀疑自己不是姓穆吗？”

“不会啊！姓氏是祖传的。”翰禹有点疑惑地回答。

“同理可证。不论是否是苏东坡的真迹，在凌家没有人会去怀疑，就算是积非成是也罢。对凌家人而言，那幅画就是苏东坡的真迹。”

“哈！祖传的固执。”

震廷耸耸肩。虽然和穆翰禹是多年的好友，却从来不敢奢望他能了解古董对凌家的意义，尤其是对震廷本身而言，意义更是显得特别。

那是一个秘密，一个连震廷也不太能对自己承认的秘密。无可救药的，他爱上了那幅画。

震廷还能记得每一笔的笔触，轻轻地开展，虽然已经

十多年不曾看到那幅画，但是还是能清楚地在我心中勾勒出完整的书作。从小他就依恋着那幅画，总是觉得自己在那薄薄的宣纸上感觉到古老的温柔，召唤着他。或许就是因为受到那幅画的影响太深，所以他选择与植物终日为伍。

“如果搞不清楚是否为苏东坡的真迹，你要估价不是很麻烦吗？”

震廷一咬牙，“那有什么办法？就算陈堂鸿那家伙狮子大开口，我还是要买回那幅画。”

“我倒有一个主意。”翰禹若有所思地说，“我认识一个人，在辨认古董的真假或是古物的作者、创作时间方面有极高的能力，在古董界无人能出其右。若能请到帮忙，你在估价方面至少能有些依据。另外，我想陈堂鸿召开这次拍卖会，请来的一定都是行家；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生手傻傻地单枪匹马而去，百分之百只有被人宰的分，要是能请到她大小姐帮忙，凭着她在古董界的名声，任何行家都不敢在她的面前嚣张，非给她三分薄面不可。”

“她？是个女人？”震廷皱眉。并不是他有什么大男人主义在作祟，而是一个女人要在古董界中闯出名号是有些困难，更不用说是让所有行家甘拜下风，成为佼佼者了。

翰禹点点头，“说起来她算是我妹妹的媒人，我是在认识她许久后，才发现她在古董界的名气可不小。正巧她也姓苏，一些古董界的行家都戏称她为‘苏东坡的女儿’，由此可见她辨认古物真假的功夫有多受人推崇了。”

震廷仔细思考着。不论如何，他必须承认自己在古董方面是个标准的白痴，带一个行家在身边，他能专心地应付陈堂鸿这只老狐狸，让那个女古董商去对付其他的买者。因为一些家族恩怨，陈堂鸿和凌家有着一些旁人不能理解的仇恨，这就是为什么陈堂鸿要花费那么多手段，在十五年前把古董骗到手。

也罢，就当做是请一个帮手吧！震廷自顾自地点头，“那个女古董商住哪里？”他问。

“她开了一家古董店，听说她有一些奇特的渠道能弄到许多珍宝，古董界的人都快把那间店当成圣地了。”这些事是翰禹从妹妹穆婵娟那儿听来的，“店名叫‘魅惑人间’，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，我会把详细的地点告诉你，不难找的。”

震廷点点头，修长坚毅的手带着罕见的温柔轻轻抚摸着案桌上的一盆白梅。梅花的枝叶颤动着，竟像是在回应他的抚触。

翰禹在好友脸上看到男人的深情，有如他抚摸的是一个他深爱的女子。他不能了解凌震廷对于植物的感情。

“很好，我马上去找她。”震廷说。

“马上？有必要这么急吗？”翰禹吃惊地问。

震廷指着地上被撕成碎片的邀请函，“陈堂鸿的拍卖会订在下个月，我希望能先了解古画的事情。况且，我我都不能确定那位女古董商会不会答应我的邀请。我已经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了。”

翰禹不想点破，其实震廷真的不必那么急于行动，只是一牵涉到那幅古画，震廷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，根本听不进别人说的话。

“对了，一直想问你一件事。”翰禹猛然想起自己的疑问。

震廷挑眉，“问吧！”

“那幅古画画的是什么呢？古代美女吗？”他感兴趣地问，很好奇是什么样的画让这些人争来夺去的。

“荷花。将近一千年前，西湖的一朵荷花。”震廷回答。



苏恋荷习惯在过年前把发簪、步摇等东西整理出来。并不是想拿出来大拍卖，只是觉得闲得发慌，摸摸玩玩这些古老的首饰也挺有趣的。虽然总要花费许多天的时间才能把“魅惑人间”的所有首饰整理完，但她仍玩得不亦乐乎。反正时间对她这种人没有任何意义，苏恋荷有的是时间。

空气中飘散着桂花的香气，紫檀木的案桌上摆了一只花瓶，瓶内插了两枝白梅，那是她今早在园子里采的。今年的梅花开得早，或许是因为前阵子的寒流吧！恋荷心不在焉地想着。

来到这里很久了，还是不太能习惯这种春夏秋冬分不

清楚的气候，这里不是她熟悉的西湖，不论她多么尽力地模仿故乡的一切，还是无力对抗气候。西湖的一月，湖畔的四周早就开满梅花，哪像现在，只开个两三枝充数。恋荷忽然想念起西湖上的雪，隆冬一月正适合在西湖的断桥上赏雪。再看看她现在居住的城市，别说是下洁白的晶莹的雪了，这个城市的天空只会下令人掉头发的雨。

恋荷深深地叹口气。一杯西湖龙井放到她面前，全身素白的合伙人坐到她面前。

“好好的怎么叹起气来？”白水滢笑着问，充满灵气的双眸令人不敢逼视，细细的柳叶眉惹人怜爱又透露出冷艳。

白水滢和苏恋荷同样是在西湖畔生长的人，数十年前来到这座城市，和另一个地道的小姑娘合伙开了这家古董店。

同样是世间难得一见的绝色美人，同样是西湖畔的人，更重要的，她们是“同类”。

“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总是心神不宁。”恋荷说道。

“心浮气躁，还不是因为你不肯专心修炼，整天只会胡思乱想，四处管闲事。”白水滢有些责怪地说，“修炼升等考试又要到了，也不见你在准备。前不久又去蹚了什么红玉古镯的浑水，被师父骂了一顿之后，也不见你悔改。”

恋荷用一支发簪把头发盘起来，笑着回嘴：“江山易

改，本性难移啊！这句话用在我身上最适合不过了。”不论江山易主多少次，对她们而言都没有影响，本性不改、容貌不改……

水滢放弃似的摇摇头，“对了，有件事要告诉你。”她指一指八卦窗外，“咱们有客人来了。”

“观光客吗？”恋荷不感兴趣地问。

水滢考虑了一下，“不！是个花痴。”

“花痴？”恋荷走到窗边，往水滢指的方向看去。

一个高大的男人蹲在“魅惑人间”外的荷花池旁，神情专注地捧着盛开的荷花，像是捧着什么稀世珍宝；他伸手探入荷花池，测试着温度。

恋荷看着他捧握荷花的大手，心中突然涌起一阵绝不该出现的骚动。

“我刚刚冲茶时就看见他蹲在那里，挖宝似的瞪着你那一池荷花猛瞧，算算时间，这个男人盯着荷花快三十分钟了，除了花痴外，我想不出更好的形容词。”水滢说道。

“看来是个行家。”恋荷喝一口手边的龙井，掩饰自己因看见这个男人所引起的不安，“我必须准备一些话来应付他才行。”

水滢不解地挑眉。

“安静看着吧！”恋荷丢给合伙人一句话，径自打开木门。



震廷首次明白何谓惊艳，眼前的美女令他有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呆呆地看着她。是一种灵秀的气质吸引了他，震廷从不曾在别的女人身上感觉到这种夺人心魄的灵气。

许久之后，他才找到自己的声音。勉强地，震廷把心中骚动的男性思想推开，强迫自己问出心中的疑问：“你是这一片荷花池的主人？”

恋荷点点头。

“不可能啊！现在是隆冬一月，荷花的花期是在五月到八月；现在别说是像你这一池荷花般盛开了，根本连荷叶都不该有。”震廷不可思议地说道。他对荷花的了解在植物界是最令人称道的。因为那幅古画的影响，他投入研究植物，对于荷花的研究更是不遗余力。一月怎么可能会有盛开的荷花？这完全违反自然的定律啊！

屋子内的水滢终于了解恋荷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。一般人不了解花期，在严寒的天气中看到盛开的荷花只觉得特别，但是只要稍具植物知识的人就会明白，冬天的荷花，就有如夏天的雪一样，是不被自然界所允许的。要是恋荷不能说出一个令这男人满意的理由，“魅惑人间”的秘密就有危险了。

“在别的地方是不可能，但是山的地底有温泉，荷花池底部接近滚热的泉水，池子底部的泥土终年保持一样的

温度，所以不会影响荷花的花期。”荷小心翼翼地措辞。总不能老实告诉他，这一池荷花的盛开全是因为自己吧！

“你是说，受温泉的影响，这一池荷花是终年盛开的？”震廷有些狐疑地问。

恋荷轻轻一笑，“你自己试过池子的温度，不是吗？”

她走到他身边，细软轻柔的丝绸随风舞动着，像翻飞的浪，震廷的心跳有一瞬间随着她的裙摆而晃动。

头上簪着古老的发簪，穿着丝绸裙，这种满含古意的美女竟然躲在城市的近郊？！震廷看得有些呆愣。

“你喜欢荷花？”她问道，微微侧着头。这个男人倒挺好玩的，盯着荷花不放，像是不敢看她。是因为害羞？还是他知道自身的自制力有限？

“嗯！荷花是很古老的一种花种。数千年前就已经存在了。”他说着。连自己都不太清楚自己在说什么，“荷花的生长分为五期，按时间依序为：幼苗期、成苗期、花果期、成藕期、越冬期。十一月到翌年三月，也就是现在这段期间，属于荷花的越冬期，地下茎藕在泥土下沉睡，等待春天时再度萌发。”

恋荷在心里偷笑。荷花的事，世界上还有谁会比她清楚？听他说得头头是道，分明是没话找话说。

“你是植物学家吧？”她问。

“不敢当。我叫凌震廷，学的是植物，不过称不上是植物学家。”震廷自谦地说。

“有人告诉你这里在一月还有盛开的荷花，还是你自己找上这里来的？”恋荷问。虽然这个男人有趣得很，她心中多少对这个英挺男子有一些好感，但是她不能冒险让“魅惑人间”的秘密外泄。眼前的凌震廷身为植物学家，要拆穿她的谎言是轻而易举的，惟一的办法就是消除这个人的记忆。

这种小法术可难不倒她。虽然她苏恋荷每次修炼升等考试都过不了，但是对于法术，她可是常常练习。

纤手轻轻扬起，在落下的一瞬间，恋荷便能消除他对“魅惑人间”的所有记忆。

“不！我的目的不是这池荷花。我是来找人的。”震廷拿出一张名片，“穆翰禹介绍我来找一位女士。”

恋荷的手停在半空中。穆翰禹？穆婵娟的哥哥，那个曾经追着她到处跑的花花公子？

“他介绍你来找谁？”她直觉只要牵涉到穆翰禹准没好事。恋荷最受不了那种缠着人不放的男人。

“一位姓苏的女古董商。我想借助那位女士的才能，帮我鉴定一幅画。”

恋荷敏感地眯起眼睛，“啊！姓苏？”

在屋子里面的水滢急得直跺脚。完蛋了，恋荷待在家里不去插手管闲事，竟然也会有闲事找上门来，看来恋荷这次的修炼升等考试又要不及格了。她不可能放手的，恋荷的兴趣就是管尽古往今来各类闲事，如今一个“有缘人”乖乖地送上门来，她铁定会兴高采烈地跟去插手，况且，这个刚毅木讷的高大男人还指名要找她呢！好死不死

的，这男人又是植物学家，就凭他刚刚对荷花那一脸温柔的神情，恋荷对他就多了一分尊重。

人类要得到她们的尊重，除非是有着感动天地的痴情，就像是那个原本被囚禁在红玉石镯中的魂魄，再不然就是对了她们的胃口，表现出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。

对植物温柔？水滢在心中低吟，这个男人倒很特别。

“我想，你要找的人就是我吧！”恋荷浅笑着说，然后指着身后精致典雅的木屋，“这间屋子里懂古董的人有三个，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姓苏。”

震廷惊讶地瞪大眼睛。

恋荷瞪着他，“怎么，不信？你认为我骗你？”

“不！”震廷缓缓摇头，找回自己平日的镇定，“我只是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年轻。我原先以为能在古董界中闯出一番名号，肯定必须花上许多年。”

她愣了一下，“哈！我只是驻颜有术，实际年龄比我的外表大很多喔！”恋荷在心中补上一句：我的年龄大到你无法想象。

震廷轻声笑着，明显地表明了他的不相信。

“进屋里面再谈吧！我们刚刚泡了一壶好茶呢。”没有等他回话，恋荷率先转身回木屋。

震廷满心好奇地跟着这个神秘美女进屋。不论怎么看，这个美人看来都只有二十五岁左右，正是女人最美丽的时候，根本不像是穆翰禹所说的那个在古董界呼风唤雨的行家。或许是因为她居住的地方种植荷花，震廷竟然在她身上闻到一股幽远迷人的荷花香。

木屋中满是难得一见的古董，包括屋内随意摆放的家具，看来都陈旧而古老，加上四周悬挂的众多古物珍玩，俨然是一个缩小的故宫博物院。

“请用茶。”水滢礼貌地端上西湖龙井，乘机打量他。

“来吧！说说你要我评鉴的那幅画。”恋荷直接切入正题，灵巧地一旋身，坐在湘妃竹椅上，裙摆的丝浪卷起一阵袭人的香气。

“先想想你的升等考试。”水滢老实不客气地浇她一头冷水，看到合伙人已经打算全心投入了，她不得不出声制止，“你还有时间管这些闲事啊？师父前不久才放话，说你要是再通不过升等考试，就要把你逐出师门，不是吗？”

恋荷不在乎地挥挥手，“啊！那只是他虚张声势，想吓吓我罢了。”反正如果被师父知道，顶多被他老人家用心电感应“电”一顿就是了。

“不论如何，你必须帮我的忙，那幅画对我真的很重要。”震廷专注地看着她。

“说来听听。”恋荷将水滢的警告置之不理。

“那是苏东坡的真迹，数百年来一直是凌家的传家之宝，十多年前在一场赌局中输给了别人。这一次他们举行了一场私密的拍卖会，我打算不计一切代价，一定要买回那幅画。”震廷说道，不知不觉靠向恋荷。

恋荷眼睛闪闪发亮，微微向前倾身。或许是因为“血缘”的关系吧，她对苏东坡的作品格外有兴趣，“创作时

间呢？古画的内容是什么？”

“苏东坡被贬到苏州时所绘制的。一朵盛开在西湖的荷花，古画的左上角有苏东坡的墨宝，写着‘西湖恋荷’四个字。”

两个女人吃惊地僵直身子。水滢原本端在手上的杯子因为惊讶而松手落地，正在地面不停地滚动。恋荷一瞬间忘了呼吸，只能傻傻地看着凌震廷。

“有什么不对吗？”他对两个女人的吃惊感到不解。

恋荷首先恢复过来，“我们一直知道有这幅画。我的名字就是依这幅画取的。苏恋荷。”

震廷微笑，没有发现她眼中闪动的灵气，“还真巧啊！”

水滢则是干笑，“是啊！再巧不过了。”两个女人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。

那幅古画，是恋荷找寻了许久的正身。

2

找寻了数百年也不见踪影的正身古画，原来是被私人收藏起来，难怪恋荷费尽心思还是找不到。

简单地说，苏恋荷的魂魄就是由那幅古画凝结成的。

魅惑你的心

love me | page 014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r.com